

空軍故事一

· 田定忠 ·

海峽上的一場小遊戲

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中共雖然在制空作戰吃了敗戰而鳴金收兵，但並未放棄以武力解放臺灣的企圖，因此各種軍事作為仍然不斷加強，除提升正規軍之軍備及強化作戰演練外，也不斷強化民兵訓練。中共深知武力攻臺必須強渡臺灣海峽，爲了增加跨海作戰的勝算，因此沿海省分之漁民皆納入民兵訓練，期於攻臺作戰時可以支援正規軍作戰。

平常時期中共對漁民之利用，不外是指示漁民越界捕撈，趁機向我方漁民打探軍情與社情，掌握我方社會動態與各類情資，並蒐集臺灣沿海之水文、刺探沿岸之軍事部署、蒐集國軍海峽巡弋兵力、模式及規律等。每年亦安



F-100超級軍刀機編隊巡守領空。

排漁民編組實施海上民兵訓練，項目包括海上漁船集結、船隊編組航行演練、支援作戰任務賦予等，期能讓漁民熟練支援正規軍渡海作戰時之任務與相關規定。

大陸沿海漁船之集結與演練的規模甚爲壯觀，動輒動員數百艘漁船，規模超乎常人想像。上個世紀七〇年

代，我空軍每日執行大陸沿海巡邏時代，幾乎常常可看見南從東山島，向北經泉州、福州至霞浦一線之沿岸海域，有大規模之漁船集結成方陣隊形，夜間時漁船燈火通明，在漆黑的海面上形成長寬各約五至十公里，數百盞以上橫直對稱之亮點，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不可能是捕魚作業，而是漁船正在接受民兵訓練。

此一時期正是我國經濟起飛——臺灣錢淹腳目的年代，而中國大陸卻是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大陸人民透過臺灣電臺的廣播及耳語相傳，得知臺灣經濟起飛賺錢容易，因此不顧海上航行的風險，紛紛搭乘漁船從海上偷渡入境，彼時在臺灣西海岸及北海岸的海邊或公路上，經常有偷渡客被海防或警察單位捕獲，人數多到抓不勝抓，偷渡的男性多是來臺打工，而女性一部份是來臺尋夫，大部份則是來臺從事色情工作，因此產生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兩岸官方沒有交流的情況下，這些偷渡客成了政府的燙手山芋，爲了安置這些偷渡客，政府在新竹、宜蘭、馬祖設置了名爲「靖廬」的收容所，每一處收容所幾乎人滿爲患。如新竹的靖廬收容所動輒拘禁上千人，成立十五年即收容偷渡客達兩萬多人，其中又以年輕的女性居

多，有些甚至懷有身孕，造成政府相當的困擾。

那時候在臺灣西海岸的苗栗後龍及澎湖海域，經常有大陸鐵殼漁船出沒越界捕魚，其數量少則七、八艘，多則數十艘，由於鐵殼漁船陳舊，船身鏽蝕斑駁，在海面上看起來黑壓壓的一片，有的漁船慢速航行、有的靜止不動，甚難看出是在捕魚還是在幹勾當。其中，最詭異的便是看見有些鐵殼漁船拖著沒有動力的小木船，木船上除了簡單的船帆外別無一物，初始令人摸不清楚小木船的作用，跟捕魚又有什麼關係，後來由報紙得知在西海岸沙灘上經常發現棄置的木船，此時才反應過來，原來這些小木船是提供給偷渡客使用的，當鐵殼漁船利用暗夜接近至臺灣海岸線時，躲在鐵殼漁船內的偷渡客即被驅趕至小木船上，在夜色掩護下利用風力、潮汐及人力靠岸，偷渡客涉水上岸後即迅速地躲入岸邊的防風林中，伺機再潛入市區，而小木船即棄置於沙灘上。在海巡署尚未成立時，大陸漁民越界捕魚活動的驅離屬於海軍的職掌，然而當偷渡的船隻靠近海岸時，則由海防部隊負責搜捕，海防部隊限於兵力不足及裝備受限，面對與日劇增的偷渡客也是不堪其擾。

當這些漁船越界聚集活動時，經空軍近海巡邏飛機發現後，立即以無線電通報國軍戰情中心，中心則下令海軍艦艇前往驅離，但因中共漁船數量甚多，活動範圍也極為廣泛，而海軍執勤艦艇通常只能派出一、兩艘，因此大陸漁船會跟我方艦艇玩起官兵抓強盜及捉迷藏的把戲，你來我走，你走我又回來，因此驅離效果極其有限，而空軍戰機限於性能，也無法對這些越界的中共漁船執行驅離。

那時候空軍新竹基地服役的是F-100A戰機，此型戰機載彈量大、摧毀力強，被賦予戰時對敵軍兵要設施的阻絕任務，因此飛行人員必須經常執行海上低空航行訓練。飛行員於低空航行時，經常可看見一群群大陸鐵殼漁船，在我方海域毫無顧忌、大喇喇的活動，有時還可看見冒充漁民的民兵在漁船甲板上拿著望遠鏡四處張望搜索。久而久之，大陸漁民在海上的囂張行徑對戰機飛行員來說，雖已見怪不怪，但心中難免有些不平，總想找個機會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阻絕作戰是對敵指揮所、鐵公路、橋樑、隧道、碼頭設施、油彈庫、兵力集結場等攻擊，以阻止敵兵力投入戰場。為了避免敵方雷達過早偵測到我方戰機的蹤跡，或出敵不意隱匿

出擊行動，因此必須採取超低空方式潛行出航，起飛後集合高度不超過三百呎，隨即以小俯角推頭，下降高度至離海面或地面三十至五十呎，於航行至目標區的攻擊進入點後，各機再爬高進入投彈航線，投完彈藥後即迅速低空脫離。

阻絕作戰模擬演練時，目標物多以嘉義水溪及澎湖草嶼兩處靶場代替，因此全程都在海上航行，五十呎航行高度約四層樓房高，為隱匿整個出擊編隊的行蹤，及為確保海上航行安全，僚機飛行高度僅能比長機略高半個機身，而長機則必須盡可能的貼近海面，整個編隊看起來如同躍出海面的飛魚一般。

海上超低空航行相當刺激，航行速度每小時高達四百哩，高度又低，技藝精湛的長機通常會低於三十呎高度，機翼下的副油箱幾乎要碰到海面，戰機偶而還會被強風濺起的浪花噴到，在低空大速度飛行狀況下，刺激感極為強烈，有時航線上出現海軍艦艇或貨輪時，戰機就在其船身一側以低過甲板的高度呼嘯通過，此時艦艇或貨輪上的人員想必必有一陣驚叫，如果前方是小漁船時則會刻意閃開，以避免把漁民耳朵震聾或受到驚嚇。

由於海上低空航行時，難免會從

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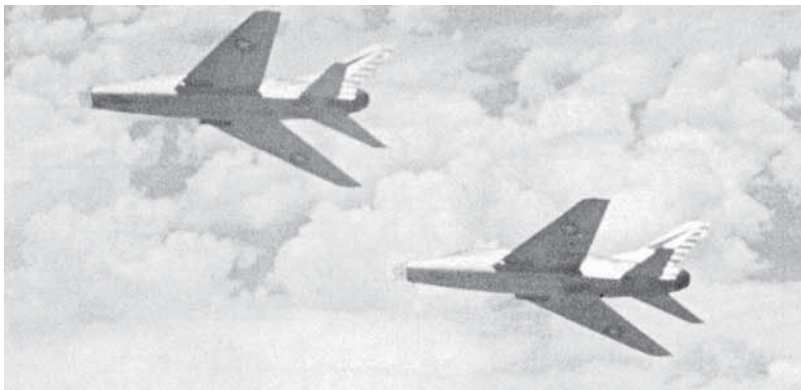
頁

彩

頁

漁船上空呼嘯而過，久而久之漁民也會跟飛行員揮手打個招呼，其中一種招呼方式便是請飛行員吃飛魚快餐。當戰機刺耳的轟隆聲音由遠而近時，有些漁民會從魚簍內，抓起一隻巴掌大的魚隻，等戰機快要飛抵漁船時，用力地將魚隻甩向空中，如果漁民的手勁強、力道夠，魚隻便會在空中向戰機翻滾襲來，銀白色的魚兒在空中翻滾的樣子有如迴力棒，同時也會看見天真的漁民古銅色臉龐上露出白牙樂呵呵的笑著，煞是有趣。飛魚如果對戰機沒有危害顧慮時，飛行員也多少不予理會，如果發覺有潛在危害時，只要稍帶機頭即可迴避，漁民想吃紅燒魚或魚湯的機會自然就落空了。當然，漁民將魚隻甩向戰機並不知到會有甚麼後果，也不可能砸到戰機，只是在海上作業無聊，惡作劇一番好玩罷了。

民國六十八年的某日上午，天空雲幕高兩千呎，水平能見度約五哩，也許雲層太厚，天色顯得有些昏暗，但仍然是個適合飛行的日子。中隊全員上場後，值日官依據核准的飛行派遣單，很快地在飛行任務派遣板上，擺出飛行序列。一位曾姓上尉任長機，我任僚機，訓練課目為海上超低空航行兼水溪靶場小角度射擊，任務提



臺海兩岸對峙的年代，我國戰機時常執行海上低空巡航任務，圖為兩架F-100戰機編隊於空中實施沿海偵巡訓練課目。

示後兩人即刻著裝準備登機，走出作戰室時，曾上尉突然停下腳步，回頭對著我說：「待會低空航行時保持靜默，不要吭氣！」我點點頭表示領知，不用我多問即已略知長機的企圖，飛行員之間的默契告訴我，長機準備搞點什麼名堂，但我卻無法正確的猜出他肚子裡裝著什麼。

兩架F-100A戰機由跑道編隊起

飛後，爬升至三百呎越過新豐山頭即轉向三百二十度並推頭下降保持五十呎高度，我保持疏開隊形緊跟在長機一側，至出航點後再左轉航向兩百一十度，定向嘉義水溪靶場。

當兩架戰機低空航行時，雲幕籠罩下的海面上不見半絲陽光，海面看起來一片墨黑深沉，當戰機飛航至苗栗海外二十哩的海域時，即看見黑壓壓的一群大陸鐵殼船在機頭前方作業，這種景象平日見多了，已經見怪不怪，只希望海軍艦艇能即時前來驅離，可是一眼望去並未看見海軍艦艇巡弋，長機帶著我稍為調整了航向，機頭正對著一艘大陸漁船快速奔去，我感覺長機想要出招了，但是仍未猜出他的企圖。

當編隊準備飛抵鐵殼船上空時，無線電傳來長機的聲音：「Two，保持基本編隊！」我按了兩聲機外通話鈕代表領知，就在此時，長機帶起機頭爬高至一千五百呎，隨即來個大鵬鳥翻身，掉轉機頭以十五度角對著鐵殼船俯衝，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長機機槍口冒出一條火舌，一排砲彈從機砲口射出，打在大陸鐵殼船前方約五十呎處，在墨黑的海面上激起一排白色的水柱及一圈圈的漣漪，我彷彿都可以聽見長機機砲及砲彈發出的怒吼

聲，長機停止射擊後稍帶起機頭減低俯衝角度，隨即又下降到五十呎的高度，帶著我貼著海面向水溪靶場方向揚長而去。

雖然在起飛前，我已知道長機想在航線上搞些名堂，但卻沒想到會來這一招，長機這突然的開槍動作讓我頗為驚訝，因為驅離中共越界漁船是海軍的責任，而空軍並未奉令執行驅離或射擊，嚴格說來這是違犯紀律的事件，長機此時為何會有此一動作，想必是蓄意，早就想找機會給大陸越界漁船一點顏色看看，砲彈打在漁船正前方，也是想讓他們知道我空軍戰機的厲害，警告中共漁民及船上的民兵，必要的時候是可以準確地把鐵殼漁船摧燬，讓他們命喪大海。

空軍戰機武器之使用有嚴格的規定，執行大陸沿海偵巡作戰任務時，敵機接近前之機砲檢查時，可先行發射數發子彈，以保證機砲功能，平日訓練除規定的對空、對地課目外，在空中嚴禁對不明目標胡亂射擊。此時長機在未奉令情況下，對大陸越界漁船射擊，雖然是向敵對目標及人員警告，但從規定上言已屬違紀行為，只要有人告發，適度的處分自不能免。

在水溪靶場對地炸射航線中，長機及我痛快地執行了五個航線的小角

度射擊，將機上的訓練砲彈打個精光。回程中再次路過苗栗海域時，只見海面上空無一物，向西方海域望去，可以隱約地看見一大片黑煙從海面上裊裊升起，在濃濃黑煙下佈滿了黑點正向大陸方向急駛，長機回頭向我比了一個手勢，我仍然是靜默不語，只有會心的點點頭。

落地後，長機沒說話，我也沒發話，這個時候說什麼都是多餘的，飛行員之間的默契已點明了一切。知道這檔事的只有三方，長機、僚機、大陸漁民，長機與僚機不說，沒人會知道有這一檔子事，就算事後有人知道了，我倆也不會承認，戰機上的砲彈在靶場已悉數打光，打在海面上的砲彈早已沉入海底，已無法查證，而大陸漁民回去之後，見到領導或其它漁民時，鐵定是繪聲繪影、添油加醋，說了再說。

會上尉臨時起意的一場小遊戲，沒想到卻有了大效果，印象中，從那時起在我方海域中的大陸漁船，數量逐日減少，最後不見蹤影。現在回想起來，長機的那一排子彈也許發揮了關鍵作用，鐵殼漁船怎能經得起我戰機上砲彈的爆破威力，如果真對漁船瞄準開槍了，大陸漁船鐵定粉碎後沉入海底，而大陸漁民及民兵也只有命

喪臺海深淵的份。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故事，事過境遷，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及兩岸開放交流，大陸漁船及人民已不再越界活動與偷渡，其人民在大陸地區也已經有較好的收入，犯不著再藉漁船辛苦航渡及藏身，臺灣各地的「靖廬收容所」也陸續轉換角色變成外籍人士的收容所，當年海峽上的一場小遊戲雖然不是改變兩岸變遷的原因與動力，卻為那個年代不平靜的海面留下了一圈圈的漣漪。



筆者服役時與F-100A戰機合影。